

中外名人傳

(九十九)

中外名人傳
編輯委員會編撰
王治平主編

敬請指教，歡迎投稿。(稿約見六十九頁)

吳垂昆(一九〇八—一九九五)

性別：男

經歷：陸軍將領

政工幹校大學部教授

大同商專教授

書香子弟從戎救國

吳垂昆，陸軍將領，曾任師長、副軍長、政工幹校大學部及大同商專教授。參與抗日、剿共，戰功彪炳。其哲嗣吳挽瀾曾任中國國民黨前省黨部主任委員、考選部部長等要職為黨國棟樑。

吳垂昆，字子毅，江西臨川人，其先世為泰伯之後，居吳地，後晉天福年間遷四川，五代時移居臨川縣的南豐金斗窠。

一九四八年，吳垂昆任江西保安旅第二旅旅長，率即參與剿共，曾偕同南豐縣長等人至金斗窠祭拜祖廟，並賦詩誌感：

為訪南豐金斗窠，紛紛車馬影婆娑；

群峰領首花含笑，曉雨初晴鳥唱歌。

拜祭宣公瞻祖廟，感懷荊棘嘆銅駝；

延陵裔胄知多少，崛起何人喚渡河。

臨川在歷史上久負盛名，文風鼎盛，出過兩位大人物，即宋朝的宰相王安石，

力謀變法圖強，富國強兵，在文學上亦成就非凡。另一位明朝的宰相嚴嵩，雖被小

說戲曲列為奸臣，但其學識卻高人一等。

吳垂昆生於斯地，金戈鐵馬，戎服一生，

但文史素養豐厚，為一代儒將。其曾祖父

吳虞英，中過第五名舉人，俗稱「五經魁

首」，貼黃榜，是非常榮譽而隆重的。吳

虞英洞明易經，能知過去與未來，可惜著

作失傳。祖父吳復慶是鄉試案首，精岐黃

術，貧苦求醫者，不僅貼錢，而且贈藥，

晚年中風，死時預知日期，告知親友某月

某日要到家裏來，但不說破，結果親友依

期而至之日，即其壽終正寢之時。父親吳

錫章，號心谷，科舉廢，亦耕亦讀，為一

純粹讀書人，忠厚勤儉，鄉里稱賢。母親

孫氏，勞苦畢生，生四子三女，吳垂昆居

長。

吳垂昆生於一九〇八年(民前四年)

八月二十二日，八歲起，隨父親吳錫章讀

書識字，後來進入家鄉惟一的瑤瑚學校讀

經史。

一九二六年，革命風潮在長江流域激

昂澎湃，革命軍北伐，底定大半個中國。

吳垂昆在一偶然的機會中被推薦至革命軍

的一個兵站充任准尉事務員。翌年秋，隨

軍經上海至南京，兵站奉令撤銷，吳垂昆被派為兵站總監副官處少尉預備員，升了一級。但他不以做個小職員為滿足。同年十月，黃埔陸軍官校第六期招生，經總監劉文藻核准，他報名應試，榮登金榜，即進入設在南京紫金山的陸軍官校學習，習步兵科，一九二八年六月，北伐軍收復北平，第六期學生組成警衛團，護隨總司令蔣中正北上祭告國父孫中山，吳垂昆為入選學生之一。一九二九年五月，被選入教導軍官隊，改受德式教育，由德國顧問親授，要求嚴格，期滿派為少尉班長，訓練學兵，三個月後又升為少尉排長，編練德式新軍。

一九二九年秋，吳垂昆自軍校第六期畢業，奉派為教導隊第一營第二連少尉排長，把所學盡力灌輸給新兵，一年後，升任中尉，但身在訓練單位，苦無實戰經驗，很想一試鋒鏑，顯顯身手。

不料石友三部突然在浦口叛變，砲擊南京，響應軍閥孫傳芳，情勢危急，政府下令教導隊渡江平叛，星夜出動，官兵激昂慷慨，奮勇作戰，在雷霆萬鈞的壓力下，敵人未敢頑抗，率部北潰，首都危而復安，此役關係國運很大。

討伐閻馮中原參戰

北伐完成後，教導隊擴編為陸軍第一師。一九三〇年閻、馮作亂，第一師投入

中原大戰，沿隴海路攻向歸德及馬牧集，對付馮部的萬殿尊師，吳垂昆初上戰場，率一排為左翼攻擊部隊，激戰一夜，攻入歸德外圍。又戰鬥了一天一夜，卒將歸德攻克。戰後吳垂昆升為上尉連長。責任加重，作戰經驗也越打越多，指揮方法，愈趨愈熟，第一師由隴海而津浦，進軍山西，汶河之役，吳垂昆率連涉水攻擊，他不諳水性，卻不顧生死，涉水而過，不料河水暴落，深及胸肩，而敵人當我們半渡時，不僅未半渡邀擊，反而放棄堅固陣地，飛速潰退，第一師很輕易的就攻佔彼岸據點。

「壯士臨陣，不死帶傷。」誰都不能否定這句話，吳垂昆隨軍一再轉戰，或東或西，或南或北，當到達山東某村落時，攻擊敵人一個據點，費盡九牛二虎的力量，攻打不下，因為敵人陣地的周圍，掘成丈餘深寬的外壕，深溝高壘，以逸待勞，除非以砲火摧毀其外壕外，單憑步兵衝擊，是不可能的，吳垂昆當時只憑一時血性

，率兵衝鋒，負傷倒地，排長也傷亡兩個了，士兵則更不可勝計，他被送回後方療養。

十一月初，敵全面崩潰。議和告成，教導第一師凱旋南京。綜計十九年戰爭，雙方兵力，將近百萬，戰線數千里，死傷數目，是無法統計的。而戰事綿延八、九個月，始告結束，生靈塗炭，國力疲憊。

戰後，教導第一師改編為國民政府警衛第一師，吳垂昆仍任第二團第二營第四連上尉連長。但在傷癒後，請假回鄉省親，並與楊劍雲女士結婚。

淞滬戰役浴血抗日

一九三二年春，侵華日軍掀起一二八淞滬戰役，十九路軍奮身自衛，警衛第一師奉令馳援，乘火車抵真如車站，稍事休息，即加入戰鬥，第一旅從滬藻濱出擊，第二旅從江灣廟進行反攻，廟行之役，吳垂昆率連三進三出，與日軍反覆肉搏，敵我死傷，有如亂麻，苦守廟行七日七夜，官兵處於骨獄血淵之戰壕內。

某日下午，日寇以採波浪式的攻勢，向我軍陣地猛攻，吳垂昆左肩被子彈貫穿，但仍負傷不退，屹立作戰。後經各國使

節協調，戰事結束，警衛第一師回南京整訓。一九三二年春末，改編為陸軍第八十七師，吳垂昆升為副營長。是年冬，隨軍北上，參加古北口抗日作戰。一九三三年，陸軍成立第三十六師，吳垂昆奉調師部少校參謀，沒幾天，又調為二二二團團附，旋開赴江西臨川駐紮整訓，他又被調為第一營營長。

此時，中共紅軍盤據江西，攻城掠地，屢陷大城，蔣中正委員長坐鎮南昌。指揮第四次圍剿。同時第十九路軍也在福建掀起「閩變」，反叛中央，勾結紅軍。三十六師奉令由資溪、光澤、邵武入閩，三千八百坎的山峰，高聳入雲，翻騰跋涉，十分辛苦，行過一個山頭，差不多就要半天時間。師抵延平九峰山，展開正面攻擊。「鐵鑄延平府」，是閩人誇耀延平堅固的話。四面環山，地形確實險要，易守難攻，九峰山的爭奪戰，三十六師一舉把敵人堅強陣地攻破，敵軍士氣一落千丈，開始潰退，其團營長紛紛率部反正，弄得十九路軍幾個大頭一籌莫展，國軍由閩北而閩東而閩南，破延平，下蒲田，克惠安，長驅直入，摧枯拉朽。在泉州附近，把逆軍全部繳械，曇花一現的偽人民政府，就

此銷聲匿跡，前後用兵時間，沒超過三個月，真是軍事上的奇蹟。

討逆軍事後，吳垂昆率營駐防惠安，清剿散匪。經一個多月撫剿，一切都恢復正常，不久又移師西向，指向閩西龍岩汀州目標，進剿紅軍，白衣洋嶺，是閩西天然屏障，懸崖絕壁，地勢奇險，也是紅軍的主陣地，殊死抵抗，久攻不克，統帥部調集四個步兵師，附卜福斯山砲二十門，日夜仰攻，以排山倒海的態勢，終於把敵人壓倒。天險雄關，卒被攻破。吳垂昆營亦傷亡三分之一，三十六師繼續挺進，敵軍望風披靡，赤都瑞金，也被國軍收復。吳垂昆營於搜剿中，無意中俘獲鼎鼎大名的中共總書記長瞿秋白，是與毛澤東分庭抗禮的人物，渠自稱與毛意見不同，自動潛伏山區，徐圖發展的。瞿秋白後被政府判處死刑處決。

一九三四年七月，吳垂昆長子吳挽瀾出生，使他喜不自勝。他的部隊在南京整訓，同時「九一八事變」後，日寇侵華日急，國軍準備返擊日軍。南京大學及高中學生發起抗日怒吼，自願接受軍事訓練，於是師長宋希濂兼集訓練總隊長，吳垂昆派為大隊長，訓練學生軍，為時年餘。

一九三六年冬發生西安事變，三十六師奉令平叛，陳兵於華陰赤水之間，吳垂昆隨軍征戰，幸未開戰而亂平，卻在西安駐紮甚久，飽覽名勝古蹟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，全面抗戰展開，日寇於八月十三日進攻淞滬，三十六師於八月十四日奉調上海參戰，十六日到達南翔車站，遂即加入戰鬥，攻擊唐山路日軍據點，日軍運用海陸空三面作戰，砲火猛烈，國軍傷亡慘重，連長兩人傷亡，吳垂昆於二十七日率營反攻匯山碼頭，身先士卒，前仆後繼，快攻抵目標時，吳垂昆被敵人擊中三槍昏迷，被送回蘇州療傷。上海撤守後，再轉至杭州療養，傷癒，回故鄉省親，母妻重聚，恍如隔世。

大別山區血肉長城

一九三七年，抗戰全面展開，吳垂昆奉派為卅六師上校團長，次年春，調任師附兼參謀處長，隨軍入大別山，與日軍進行爭奪戰，激戰時期接任二一六團團長，隨即部署攻擊，以血肉作長城，打得天翻地覆，卒將日軍第十三師團消滅。大別山戰後，卅六師調陝西整訓。一九四〇年初北渡黃河進入中條山區，吳垂昆的二一

六團奉令攻擊高平縣敵軍，高平日軍有五個聯軍，裝備精良，吳團正面攻擊，死傷慘重，血戰兩晝夜，打不下高平，也未能殲滅敵軍，最後率殘部退出，吳垂昆被撤去團長一職，返回故鄉休養。切志報國的吳垂昆在故鄉心情抑鬱，曾作書憤詩：

回首關山眺遠眸，何堪重話晉南游；
四更起舞胡笳急，三月傷春杜宇愁。

失計未能殲點虜，問心何以慰良儔？
半生功業付流水，江左誰能識故侯？

同年底，老長官宋希濂來電徵召，乃重返魯蘇戰區，一九四一年五月奉派為一四師少將副師長兼政治部主任，在華北與敵人周旋。一九四三年五月，吳垂昆考上陸軍大學特七期，從魯南越敵人佔領區赴成都報到，沿途幾經險阻始抵重慶，但已錯過陸大入學的機會，乃奉調中央訓練團黨政班受訓。六個星期後，奉調一八〇師少將副師長，駐地湖北南漳縣，遂出川至南漳報到。南漳距前線八十華里，在一八〇師打過幾次硬仗，但防地固若金湯。一九四四年元旦，吳垂昆突頭痛如絞，汗下如雨，高燒不退，部隊派了十二人以擔架送他到襄陽醫院，幸獲痊癒，病後身體虛弱，需扶杖而行。不久，南漳陷敵，吳

垂昆被長官強制至後方療養。病中吟古風一首誌慨：

紅梅白雪成佳侶，天地無塵信美矣；
未料深思惹病魔，昏迷床褥呼不起。
夢魂顛倒有無中，好似神遊鄴都市。
掀拳捋臂鬧森羅，一炷盪摩驚群鬼；
醒來又見眾屬僚，憂惶無計鎖眉宇。
不用君平卜奇偶，但期扁鵲攻腠理；
紛紛主張送襄陽，同濟醫院求藥石。
雪深三尺人沒脛，與馬顛仆行復止；
雲愁冰凍雀無聲，妻兒隨侍百餘里。
畢竟同濟能活人，良醫良藥比比是；
有術回生誰料得，春入三陽從此始。
乍聽黃鸝耳漸聰，遙看青靄顏尤喜；
滔滔裏水不斷流，江山如笑雲霞舉。
歸來恰值柳迎人，塵揚踟躕花含笑。
幾番回憶幾番思，付以清吟書紙尾。

剿共轉戰粵贛閩省

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，全國歡欣若狂，一八〇師奉調山東，並改編為旅，吳垂昆積弱之軀，不堪戎馬勞頓，呈請辭職，奉調為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，攜眷回南京。不久，軍委會撤銷，吳垂昆被圈選

轉受警官教育，乃入中央警校高級研究班受訓四個月，奉派內政部簡任督導，到任不久，再調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參謀處長，重理戎裝。一九四八年再調第二保安旅少將旅長。徐蚌會戰失利，共軍擾浙贛，吳垂昆奉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兼任懷玉山區清剿指揮官，於是他把保安部隊向北推進，同時組織地方聯防，以第三團為堵剿部隊，第四團為搜剿部隊，其餘兩團及地方武力則視情況發展，另行使用。經半月的縱橫掃蕩，卒把懷玉山區肅清，殘共化整為零，分途北竄，吳垂昆將指揮部移駐德興縣城，準備大舉北征，可惜時不我與。共軍渡越長江，湖口失陷，九江危急，南昌告警，奉令回保省會南昌。三月二十二日，命第三團即向玉山集結，司令部及第四團向弋陽集結，均以火車輸送，到東鄉候命，當時情形，皖境共軍向浙贛回竄，某叛軍又由鄱陽進窺東鄉，保安部隊全部剛剛到達東鄉時，叛軍一小部已竄至距東鄉六十華里的黃金鋪，後路恐被截斷，勢非血戰一場不可。此時，南昌已成真空，省府遷往贛南，吳垂昆只好率部向南進，經樟樹、新淦、吉水而抵吉安，千里轉戰，官兵疲困不堪，遂移駐遂州，又奉令兼

任江西保安司令部前進指揮官。兩個月後，吉安失守，保安部隊移駐藻林鎮，策應夏威兵團作戰。一九四九年八月，第二旅改編為第五師，仍由吳垂昆任師長，惟局勢日非，已不可收拾，吳垂昆率部南撤，入韶關，至廣州，再轉往汕頭，編入十二兵團，第五師改為第十三師，兵團司令部發表吳垂昆為第十九軍副軍長兼十三師師長。

來台任戰鬥團團長

十月下旬，潮汕陷共，兵團登輪撤往金門島。十月底，共軍由大登島大舉渡海攻擊，國軍已退無可退，奮身反擊，陸海空協力作戰，卒告擊潰共軍，造成難得的金門大捷。金門之戰，吳垂昆在前線督戰，血染征袍，戰後原級調第十九軍副軍長，金門之戰，穩住了台澎金馬，形成兩岸對峙。

同年十一月，吳垂昆奉令入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第五期與艾靈、鄒鵬奇、鄧定遠、何恩廷（曾任警政署長）、王化興（曾任陸戰隊副司令、陸戰學校校長）、祁宗漢、黃廷璋、羅張等同期受訓，講座同學間相互問學，頗受好評。一九五〇年元月結訓，由於共患難的官兵

已被編散，他不甘做個空頭副軍長，仍呈請辭職，六月初調為國防部參議。七月初，接獲家鄉消息，老父遭共軍鬥死，痛徹心肺。八月，政府把一些無職軍官編成十一個軍官戰鬥團，吳垂昆被派為第十一軍官戰鬥團團長，一九五三年秋轉調第四軍官戰鬥團團長，翌年，十一個軍官戰鬥團裁併成一個軍官教育團，仍由吳垂昆任團長，並奉令兼第十軍副軍長。一九五四年冬，入陸軍參謀大學將官班受訓，次年秋結業，奉令專任第十軍副軍長。一九五七年調任國防部高參，自知軍人事業已近尾聲，賦詩寄慨：

既知天命更知非，生長鴻溪憶往時，
綠水半篙人把釣，青山一髮柳舒眉，
延陵裔胄知多少？介甫鄉鄰感盛衰，
顧我無成斑兩鬢，還從瀛海論安危。

兵法原為敵萬人，少年豪氣見天真，
目空冀北空群馬，捷報贛東慰老親，
未以死生忘大孝，遽從烽火吊斯民，
年來想像當年事，怎忍江山付暴秦？
何日樓船出海湄？天心人事總難知，
西江雲濕高堂淚，東海波揚故國思，
華髮秋風賺馬齒，碧紗紅袖笑峨眉，
今朝偏又逢初度，丹桂飄香入小詩。

迪門卷甲擲圍蔬，車馬無聲故舊疏，
未以閒官移鯁骨，敢因窮困賣兵書，
眼前景象愁家國，海上風雲看疾徐，
學易之年天假我，應教初九拔茅茹。

退休之後賦詩寫作

一九五八年八月，吳垂昆移居彰化，賦詩、讀史、填詞，並以劉記體裁撰成「十三經指要鉤玄」一書，都二十萬言。一九六〇年除夕，賦五言律詩兩首：

新正剛一半，今又是元宵；
月與花燈麗，燈隨月影高。
夜深春賴債，酒熟興偏豪；
笑我如鳩拙，人誰是鳳毛？
上元明月夜，三鼓奪崑崙；
自昔開先例，於今有幾人？
花燈溶海市，歌舞簇香塵；
刻意承平象，寧忘滅暴秦？

一九六四年年末，吳垂昆奉令限齡退役，受聘為交通部電信總局顧問。受政府照顧領薪維生而已。閒暇無事，除讀書寫作外，習太極劍、太極拳健身，與諸友談道論經，縱情山水。一九六六年，移居台北。一九八五年倡導創辦臨川旅台同鄉會，任理事長多年，造福鄉親，該會成立十

週年時，同鄉以銀盤致贈，以表其功。

吳垂昆晚年身體素健，一九九五年四月突告跌倒，送醫診治，不料併發急性肺炎，於六月十日溘逝，享年八十八歲。生前戰功卓著，先後獲頒千城、寶星、勝利、忠勤、雲鷹等勳獎章。又富文學修養，擅詩詞書法，恆手不釋卷，著有《了了詩草》、《鴻溪鱗爪》、《十三經指要鉤玄》、《蓬蓬山房隨筆》、《影塵煙雲》等著作問世。

德配楊劍雲女士，相夫教子，伉儷情深。公子吳挽瀾，中興大學行政系畢業，菲律賓馬尼拉大學公共行政碩士，歷任大學講師、副教授、救國團組長、副主任、嘉義縣政府簡任主任秘書、中國國民黨臺灣省委員會書記長、中央黨部組織工作會副主任、高雄市委員會主任委員、中央黨部社會工作會主任、臺灣省委員會主任委員、行政院青輔會主任委員、考試院秘書長、考選部部長等，負黨國重寄。媳岳晉岫畢業臺北女子師範專科學校，作育英才凡三十餘載。孫女娟芝、娟芬、娟芳、娟蘭均大學畢業，留美碩士，孫婿魏志高從事新聞業，賴信華經營企業，夏季昌駐美外交官，皆卓然有成。(趙淑德撰)

道 頓 (一七六六—一八四四)

性別：男

經歷：英國物理學家

化學家

原子理論的發現者

出身貧困自修科學

道頓 (John Dalton)，英國物理學家、化學家，以發現原子理論而名垂後世。

道頓於一七六六年九月六日生於英國昆布蘭，是一個基督教教友派的窮困家庭，其父母沒錢供他讀書，他的科學知識全靠自修得來。迫於生計，十二歲開始即擔任教師，教導村童學習，但所獲的報酬不多，不足以維生，不得已於十四歲時改行務農，兩年後仍回到教師崗位，受其表兄之邀，到其表兄任校長的學校教書，教到一七八五年，其表兄年老退休，他即繼任為校長。

一七九三年，他辭去校長職務，遷居曼徹斯特，在他的好友高夫 (John Gough) 的協助下，以研究成果取得教學及自然哲學教師的資格，即在曼徹斯特新成立的一所學院任教。道頓自幼對科學深感興趣，

自我摸索學習，早在追隨其表兄教書時，即開始發表科學論文，但因理論基礎薄弱，未受到科學界的重視。一七八七年，他開始作氣象學研究，以非常嚴謹的科學態度撰寫氣象研究日誌，這本日誌紀錄了近二十萬個觀測記錄和數據，於一七九三年出版第一本科學論著「氣象觀察和論述」。這本書使他名聲大著，於一七九四年入選曼徹斯特文哲學會會員，進入高等學術殿堂。

道頓在曼徹斯特學會會上陸續發表了多篇論文。後來他發現自己僅能辨識黃色及藍紫色，於是他開始研究其中的原因，做成備忘錄，遂即撰寫成人類第一篇關於色盲論文，道頓所患的紅色及綠色色盲，從此被稱為「道頓色盲」。

由氣象轉原子理論

道頓涉入原子理論研究，跟他研究氣象學有極大的關聯。在一七九〇年代，人類已知空氣中含有氧和氮。一八〇一年，道頓懷疑空氣中兩種以上的混合物質，為什麼可以均質的同混在一起？如果按照牛頓的物理定律，空氣中的氮和氧應分開存在，較重的氧應該沉澱在大氣層的下部。

這一年，他寫了一篇論文，大膽的假設氧和氮的分子量不同。為了解決氣體均質混合的問題，他找出解答案的分壓定律。

他指出，氣體的分子只排斥同類分子，對於異類分子毫不排斥。經他實驗發現，在一個封閉容器中，各個氣體所產生的壓力，等於它獨自在容器所產生的壓力。這些壓力的總和便是所有氣體混合物分壓的總和。這個分壓定律後來被稱為道頓定律（Dalton's Law）。

依照道頓分壓定律，分子的體積和重量皆可不論，這個理論實際上有問題的。一八〇二年，他的朋友亨利（William Henry）發現，可溶於水的氣體，溶在水溶液中的體積與氣壓無關，但這種氣體可溶於水的重量與氣壓成正比，而且各種氣體溶在水溶液中的重量因類別而有所不同。這就是後世所稱的亨利定律（Henry's Law），它使道頓又回到氣體原子量的研究。

首列原子分配比率

受到亨利的影響，道頓將定比及倍比定律用在化學微積分中，重新實驗。以定比定律來說，十八磅的水中一定會有十六磅的氧和二磅的氫。而以倍比定律為例，

在一氧化碳（CO）中，十二磅的碳會有十六磅的氧。而二氧化碳（CO₂）卻有三十二磅的氧。兩化合物中的氧重量比例是一比二。

道頓認為自然以簡單的方法運作，一個由兩元素所組成的化合物，是由兩原子所組成。如有兩元素可組成兩化合物，則其一是二比一的原子分配，另一個則是一比二，以此類推。根據這個設定，原子量就非常容易導出。一八〇三年，道頓畫出了第一個原子量表，而氫原子值定為一。他當時認為找尋分子相對重量的工作是一個新的學科。

道頓的原子論分別刊載在一八〇八、一八一〇和一八三七年的《化學原理的新體系》。一八二二年，他被選為皇家協會一員。一八三〇年，成為法國科學院的八名外國會員之一。

一八三七年，道頓開始有中風的現象，但仍執著學術研究，此後，健康越來越差，於一八四四年七月廿七日卒於曼徹斯特。（楊潔豪撰）

亞佛瑞·史密斯（一八七三—一九四四）

性別：男

經歷：美國政治家

曾任紐約州州長

父逝輟學做工贍家

亞佛瑞·史密斯（Alfred Emanuel Smith）美國政治家，曾三任紐約州州長，一九二八年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，但敗於共和黨的對手胡佛。曾長期為佛蘭克林·羅斯福的政治盟友，後來反對羅斯福的新政，於一九二八年政治轉向，支持共和黨，成了羅斯福強烈的反對者和批評者。

亞佛瑞·史密斯生於一八七三年十二月卅日，為愛爾蘭移民的後裔，為虔誠的天主教徒，其父母於一八四一年移居紐約東區，父親是一名勞動的工人，家境貧寒，他在學校讀到八年級時父親猝逝，無法再繼續唸書，為了家計，輟學到工廠做工，從此再未進過學校。一八九四年他首次參加政治性的集會，對政治競爭大感興趣。那一年，民主黨在紐約強有力的執行委員會坦曼尼協會（Tammany Hall）辦理紐約市長候選人提名，他支持反對派，但他支持的候選人沒有當選，而由反對派的另一位候選人當選，繼而當選紐約市長，他

被任命為陪審員專員辦公室的傳票發放人，是他的第一個公職。

參與選舉聲譽日隆

一九〇〇年亞佛瑞·史密斯和凱塞琳·道恩小姐 (Catherine A. Dunn) 結婚，婚前他很少涉入政治，一九〇三年他獲坦曼尼協會提名，出馬競選紐約州議員，一戰成功，順利當選，從此躍上政壇，在任州議員七年後的一九一一年成為州議會民主黨領袖。一九一三年改選後，民主黨在州議會成了多數黨，他成為民主黨的發言人，十年的議員歷練，拓寬了他的政治眼界，開始發展獨立的政治風格及獨特的政治意見。

一九一一年紐約州議會組織調查工廠狀況專門委員會，亞佛瑞·史密斯為委員會成員，在執行調查中，使他對工廠運作狀況及紐約州的許多經濟和社會問題，有了更深層的了解，有利他協助解決，也提高了他的聲望。一九一五年，他出任州制民主黨會議代表，參與制訂州政府組織制度法案，他獨特的看法及傑出的表現，獲得多位主要共和黨代表的稱贊。一九一五年他當選紐約郡的檢察長，成了司法長官

，兩年後，他膺選紐約市參議院議長，聲望日隆。一九一八年，他出馬競選紐約州長，與共和黨籍的在職州長競爭，對方花了很大的氣力和他競爭，仍被他奪去了州長寶座。

當上紐約州長後，史密斯成了全美家喻戶曉的人物，更是一位深孚重望的州長，他相信最大的政治優勢，就是全心全意、毫不顧及私利的為民眾服務。一九二〇年他競選連任，不料民意全面倒向共和黨，他被拉下馬。兩年後，他東山再起，卒在一九二四年及一九二六年連任兩屆。他在州長任內和共和黨議員佔多數州議會相處融洽，很順的進行了政治改革，他把州政府的一八七個機構裁併成十九個，提高了各單位的工作活力，他又透過州議會立法，完成較佳住房、兒童福利、工廠條件、衛生保健及州立公園等重要施政，使他的政績十分耀眼。

反新政與羅斯福決裂

一九二〇年，史密斯首度被人推舉為總統候選人，僅獲列名而已。一九二四年他被羅斯福列入提名名單，羅斯福給了他一個綽號「快樂的勇士」(happy warrior)，

但他是羅馬天主教徒，這個身分不利於他提名，他遭到麥卡林 (William G. McAdoo) 出面和他競爭，造成僵局，結果民主黨轉而提名戴維斯 (John W. Davis)。

一九二八年他又被民主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，這次在黨內他未遇到對手，在第一次投票中即告出線，但在全國大選中，他只贏了八個州，而被共和黨的胡佛 (Herbert Hoover) 擊敗，敗選的主要原因，仍是他羅馬天主教的信仰。雖然他失去很多選票，但當時的政治觀察家，都認為一九二八年不屬於民主黨，任何一位總統提名人都會遭遇滑鐵盧。

角逐總統失敗後，史密斯再未尋求過政治職位，一九三二年總統選舉，他支持羅斯福，但不久，他反對羅斯福的新政，認為不切實際，從此和羅斯福分道揚鑣，一九三六年及一九四〇年的總統選舉，他都支持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，但羅斯福兩次都贏了選舉，還打破了連任三屆的紀錄。他分析羅斯福的新政，語多諷刺，儘管如此，但許多人都承認他是位明智、明理、有才能的政治人物。

反羅斯福未成，史密斯退出政壇，出任帝國公司董事長，在紐約從事建築，有

名的帝國大廈，就在他的領導下完成，他也把帝國大廈經營得有聲有色，成了紐約市的地標，迄今未衰。

史密斯於一九四四年十月四日病逝於紐約。（劉先軍撰）

亞當斯密（一七二三—一七九〇）

性別：男

經歷：英國經濟理論家

古典經濟學派的奠基人

「國富論」作者

古典經濟學奠基者

亞當斯密（Adam Smith），英國經濟理論家，倫理哲學家，古典經濟學派的奠基人，他著名的巨著「國富論」（The Wealth of Nations），是一部震古鑠今的著作，對後世經濟思想影響深遠。他主張自由經濟及放任制度，政府只要執行法律與維持治安，不必限制貿易和價格。

亞當斯密於一七二三年六月五日生於蘇格蘭的柯科底（Kirkcaldy）鎮，父親是一名律師，後任政府官員，母親是蘇格蘭貴族，自幼由父母親自督教，廣泛吸收知

識，青年時期，先考進格拉斯哥大學（Glasgow），後轉入牛津大學巴利奧爾學院（Balliol Coll College），專攻法學、哲學、經濟學及社會學，直到一七四六年畢業，他一直是拿獎學金的學生，畢業後，他離開牛津，原因是他不願意加入教會。

著國富論洛陽紙貴

一七四八年他到愛丁堡大學擔任講師，主授文學、法學和哲學，一七五一年轉入格拉斯哥大學任邏輯學教授。同年底又出任同校的道德哲學教授，直到一七六三年為止。任教期間，亞當斯密發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「道德情操論」（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），確立了他在知識界的聲望。已具學術聲譽的亞當斯密，卻在此時辭去大學教職，出任布魯克公爵三世（Bruceleuch III）的私人教師，傳授知識給年輕的亨利·史考特（Henry Scott，布魯克公爵三世原名），一七六四年隨布魯克公爵遊法國，廣泛接觸法國自由思想，一七六六年回英，住在蘇格蘭，從事學術研究及著述，於一七七六年完成巨著「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研究」（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）

，簡稱「國富論」，此書出版後，洛陽紙貴，成為經濟學的經典，迄今不衰。而他在當時更受到學術界的敬重，社會聲望達到頂峰，蘇格蘭當局還一度委派他為海關稅務司，但不久即辭去公職，回歸學術本行，和許多當時著名的學人討論學問，包括政治哲學家休謨、伯克、伏爾泰、富蘭克林、約翰遜（Samuel Johnson）、魁奈（Francois Quesnay）、吉朋（Edward Gibbon）和雷諾茲（Joshua Reynolds）。亞當斯密於一七九〇年七月十七日在故居柯科底病逝，一生從未結婚，也沒有子女。

亞當斯密在「國富論」中的觀點，並非首創，但他是第一位全面的有系統提出經濟學理論的人，他周密的舉出論證，構成經濟學未來發展的基礎，是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的起點。

反對重商重農主義

「國富論」最偉大的成就，是清理過去的錯誤論點，他反對重商主義，主張拋棄重農主義，強調勞動分工給社會帶來的巨大的生產量，否定政府的管理與強制。他認為重商主義由政府掌握大量資金，窒息了民間的經濟活力。重農主義認為土地

是財富的主要來源，忽略了勞動生產力。他抨擊政府專橫的限制措施，造成社會的損害，主張政府不可管得太過。

亞當斯密的主要著作「國富論」主要探討生產原則和勞動分工，調和兩者的機制，以提高生活水準。他主張借助供需法則，來解決工資、利潤、租金和價格問題。在價格及分配方面，他持兩者分開的觀點，以自然價格來決定市場波動。他的中心思想實為自我調節機制，透過自動調節，生產出人們最喜愛、最需要的商品形式和商品數量。例如，假定某種受人喜愛的產品供不應求，其價格自然上漲，高價格可使製造產品的人獲得高利潤。由於利潤高，其他廠商也渴望生產這一物品，則生產的增長自然會使原來的短缺狀況出現緩和。同時供給增長與各廠商間的競爭，這會使商品價格降到它的「自然價格」，即生產成本的水平。

因此，沒有人刻意幫助社會消除短缺，但問題卻得到解決。用亞當斯密的話說，每一個人「所盤算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」。但又可以說他「被一隻看不見的手牽著走，去達到一個並非他本來想達到的目的。他本來追求本身的利益，但卻使他在

非出於本意的情況下，有效地促進了社會全體的利益。」

如果自由競爭受到妨礙，這隻「看不見的手」便不能適當地展開工作。所以他相信自由貿易，也強烈反對高額關稅。事實上，他反對最激烈的是政府對企業和自由市場的干預。他指出，這種干預會降低經濟效益，最後使大眾支付較高的價格。亞當斯密沒有發明「自由放任」這個術語，但卻普及了這個概念。

有人認為亞當斯密是商業利益的辯護人，實際上，他在書中不斷的用強烈的言辭譴責壟斷性的商業行為，要求政府嚴加取締。他認為同一行業的人在一起會面交談，往往能協同反對大眾，提高價格，他認為政府應運用公權力保障消費大眾的公平性。

主張市場決定價格

亞當斯密透徹的講述了經濟思想體系，他把許多經濟思想流派的精華吸收到自己經濟體系之內，也有系統的揭露了這些流派的缺點。亞當斯密的後繼者如湯瑪斯·馬爾薩斯(Thomas Malthus)和大衛·李嘉圖(David Ricardo)等經濟學家，把

他的思想體系又加以發揮和提煉，而形成了後來的古典經濟學。儘管現代經濟學理論已增添新概念和方法，但基本上仍是古典經濟學的天然支系。連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延伸。

在《國富論》一書中，亞當斯密在某個程度上已預見了馬爾薩斯的人口過剩觀點。然而，李嘉圖和馬克思都堅持人口壓力會遏止工資增長，限制工資在維持生活水平之內(即所謂「鐵的工資規律」)亞當斯密指出，在生產增長的條件下，工資可以提高。

以後的事實已經證明，他在這方面的觀點非常正確，李嘉圖和馬克思顯然錯了。

《國富論》寫得清晰流暢，廣為人傳誦。亞當斯密反對政府干預商業與金融事務，贊成低關稅和自由貿易這些論點，在十九世紀對政府的政策有很大的影響。使他對立法和政府政策的影響，至今還看得出來。

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理論某些觀點或許已經過時，但他是經濟學的創始人和奠基者，迄今仍無人能否認。(王善初撰)

鄧定遠（一九〇七—一九八四）

性別：男

經歷：陸軍中將

金門防衛部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

陸軍總部政治部主任

國防部戰地政務局長

國防部聯戰會副主任委員兼執行官

國民大會代表

父子俱為政戰主管

鄧定遠，陸軍中將，曾任金門防衛部副司令官兼政治部主任、陸軍總部政治部主任、國防部戰地政務局長、援越軍事顧問團首任團長、國防部聯戰會副主任委員兼執行官、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。

鄧定遠，字超平，湖北鄂城人，一九〇七年五月廿一日生於鄂城金牛鎮，世代書香，其父鄧炳榮是位虔誠的基督徒，在家鄉佈道，並厲行善事，甚得鄉人尊崇，不幸早逝，賴母親葉太夫人含辛茹苦，教養成人。鄧定遠有兄弟三人，長兄鄧映賓，次兄鄧映宇，他最幼，靠其母紡紗織布，維持家計，並於夜晚，挑燈陪三子讀書

，備嘗艱辛，故而鄧定遠侍母至孝，大陸陷共，排除萬難，奉母來台，老太夫人於一九五七年病逝台北，高齡八十有五。

鄧定遠還有一位著名的兒子，即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鄧祖琳，陸軍官校五十五年班畢業的鄧祖琳，歷任軍中要職，官拜陸軍上將，一如其父，以兵科軍官出任政戰主管，擔任過總政治部作戰部主任及改制後的政戰局長，父子前後輝映，著於軍史。

率軍一師穩住湘西

幼年啟蒙，鄧定遠曾熟讀四書五經，通曉孔孟儒學，進入民國以後，就讀新制小學，學習現代知識，順利完成中小學學程，考入武昌文華大學，惟此時國勢岌岌，外有強鄰壓境，內有軍閥割據，內憂外患，民不聊生，鄧定遠目睹時艱，毅然決定，輟學從軍，由武昌南下廣州，投身黃埔軍校，為第六期生，畢業後，仍感學術不足，再入軍令部外語軍官班進修，卒成為一位文武雙全的人才。遂即予一九二七年奉派至基層部隊任帶兵官，歷任排連營長，作戰身先士卒，奮不顧身，於中原作戰討伐閻、馮及圍剿中共叛軍諸戰役中，

立有戰功，旋考入陸軍大學十五期，畢業後至抗戰初期，即晉升至少將師參謀長。嗣後，調任武漢行轅參謀處長，策劃對日作戰，表現優異，旋調任武漢警備副司令，維護戰時治安，瘁盡心力。武漢吃緊後，回任帶兵官，出任陸軍第三二二師師長，率軍轉戰大河南北及長江兩岸，屢挫頑寇。一九四五年，抗戰勝利後，軍隊復員整編，鄧定遠轉任第四十四師師長，中共倡亂以後，四十四師投入戰場，於華北、華中地區多次對抗共軍，戰果輝煌。一九四八年夏，鄧定遠率四十四師駐防常德一帶防禦共軍，惟斯時武漢告急，宜昌沙市不守，局勢岌岌可危，共軍一股突破湖南後方，策動土共及地方團隊譁變，許多苗民被裹脅參加暴亂，沅陵、辰谿相繼失守，湘西危殆，湘省全省震盪。鄧定遠臨危受命，親率所部，星夜兼程，全力馳援湘西，突破重圍，救平叛亂，砥定危局，因功升任第一百軍副軍長兼第一兵團參謀長。但兵團司令係由湖南省主席陳明仁兼長。鄧定遠到職後，偵悉陳明仁與程潛，相互勾結，陰謀變節投共，因此他身陷危境，原有部隊已被編散，手上無可用之兵；也無法對外通訊聯絡，然而他不甘附共，

乃令親信高參司馬綱上校，偽稱綏靖公署高級專員。由他自己親駕吉甫車，自稱司機。闖關渡險、冒死突圍，在潭寶公路數度遭到盤詰，驚險萬狀。在永豐車站，一度被扣！幸賴他機智過人，沉著應變，終於安全脫危，抵達衡陽，即將程潛、陳明仁叛國陰謀，面報華中軍政長官公署長官白崇禧，採取因應措施，以鞏固華中危局，冒險犯難的精神，堪為革命軍人典型。

炮火之下建設金門

大西南棄守後，鄧定遠隨華中軍政長官部撤來台灣，來台後調任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幹部總隊總隊長，率部維持秩序，安定社會，奠定台灣長治久安的基礎。

鄧定遠來台後，入革命實踐研究院第五期受訓並與艾觀、鄒鵬奇、李光謙、何恩廷、王化興、祁宗漢、黃廷璋等人同期同學，受訓期間講座同學間相互問學獲益良多。

台澎大局安定後，調任國防大學政治部主任，對高級幹部重整革命精神，重建軍隊精神武裝。不久，國軍重新整編，鄧定遠再調第二軍團政治部主任。一九五七年調任金門防衛部中將副司令官兼政治部主任。一九五八年秋，金門炮戰爆發，中

共向彈丸之地的金門瘋狂發射炮彈，落彈如雨，當時，他是防衛副司令官、兼政委會秘書長、並兼金門縣長、在炮火下積極從事建設，全力提高農漁生產，改善民眾生活。編訓民防自衛隊，興建防空地洞，維護生命財產安全，使金門民眾的損失減至最低。

金門戰局緩和之後，鄧定遠調任陸軍總部政治部主任，執行對陸軍官兵的精神訓練，提升戰力。後來，國防部成立戰地政務局，他又被派為首任戰地政務局局長，籌劃戰地政務制度及法令規章，卓著成效。於奠定戰地政務基礎後，他又被調任援越顧問團首任團長，這是我國第一個援外軍事顧問團，他率領數百名軍事及政工幹部馳援越南，協助剿共，屢次出入險地，考察軍情，在任三年，不僅獲得當時執政者阮文紹、阮高祺的友誼和信賴，更得到軍政官員與華僑的敬仰。將軍奉調回國後，他們不論因公來華訪問，或因私來台旅遊，均必親赴新店，專誠拜訪敘舊，此為他以軍援而突破傳統外交事務的奇蹟，更是他允文允武，展佈長才，名揚友邦的史證。

退役任國大書記長

自越南卸職回國後，鄧定遠奉派為國防部聯戰會副主任委員兼執行官，於一九六九年屆齡退休。遂即以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身分出任中國國民黨國大黨部書記長，公餘兼任世界鄧氏宗親總會理事長，為宗親服務，歷時甚久，深得宗親敬愛。

鄧定遠早歲從軍，戎馬六十年，北伐、抗日、剿共、戡亂，無役不與，戰功烜赫，先後獲頒雲麾、忠勤、勝利、乾元、干城、弼亮、景佩、光華、陸光、實踐、及陸海空等甲種一等勳獎章數十種。

晚年，鄧定遠身心健康，從無病痛，一九八三年年底因攝護腺開刀，迅即痊癒，翌年三月中旬猶出席國民大會第七次會，當選主席團主席，開幕後，感到疲倦不適，即入院診治，不料因舊疾復發，不幸於五月廿四日辭世，享年七十九歲。

鄧氏於一九三八年，與夫人屠建燾結婚。相敬相愛，半世紀如一日。夫人溫文賢淑，慈祥安和，相夫教子，育六子一女，均受高等教育，獲得博士或碩士學位。一子鄧祖琳克紹箕裘，從軍報國，官至上將。並有愛孫四人、孫女七人、姪外孫二人、姪女三人、姪曾外孫二人、四代同堂，幸福美滿。（王培堯、王健撰）